

图书馆经典文库

文章修养

唐弢著



Library Classics





图书馆经典文库

文章修养

唐 弢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章修养 / 唐弢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4.4

(图书馆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108-04881-3

I. ①文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汉语—文章学
IV. ① H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1544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

装帧设计 蔡立国 薛 宇

责任印制 卢 岳 崔华君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25

字 数 101 千字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
定 价 12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写在前面

《文章修养》是唐弢先生（1913—1992）“二十七岁时写的一本小册子”，当时即定位于“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”。上编六章，漫谈文字知识和演变经过，从文字到文章，从文章到文学，从古文到白话文，基本上是偏于史的叙述；下编八章，专谈作法和修辞，既有字、词、句和各种修辞手法的具体运用、如何写会话等细节元素的探讨，也有搜集题材、确立主题和营造文气等文章大处的把握。

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平易、简洁而生动，没有教科书式的枯燥和刻板，也没有“八股气”。作者以史代论，大量征引感性的文学材料，包括诗词曲赋、古今小说和外国文学等，言必有据，富有说服力，又明白晓畅，设身处地地照顾到普通读者。

整体来看,《文章修养》是定位于语文知识的普及和提高的文化读物,适合青年和初学写作者,尤其是中学师生这一读者群体。在横跨四十年的新旧二序中,作者自谦而又不无自信地说:“虽然出诸病人之口,这所谈的,总还不失为健康之道吧。”作者既曾有过中学国文教员的经历,深解作文诸病与经验,又是有成就的作家、学者,这本小册子因而兼有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的优长。今天读来,依然毫无过时之虞,而有受益多端之感。这也正是我们把《文心》收入这套文库的原因。

唐弢本名端毅,浙江镇海人。1933年起在鲁迅的影响下,开始文学创作,以散文和杂文为主。40年代与友人合作创办《周报》,后又主编过《文汇报》副刊“笔会”。1949年后,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教授、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,1959年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,后兼任研究生院教授、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。作为鲁迅研究专家,同时又是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,他参加过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辑工作,还编辑出版了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、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。另著有《落帆集》、《推背集》、《书话》等二十多种。并主编了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。在他去世后,

十卷本的《唐弢文集》于1995年出版。

《文章修养》于1939年定稿，由巴金、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。四十年后，作者重加修订，交付我店1983年11月推出新版。后又于1998年9月收入“三联精选”第一辑再版，并于2007年5月刊行第三版。本次出版即据之为底本编辑付印。此外，香港三联书店曾在“中国语文教学经典”丛书中收入过此书。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

2008年10月

序(一)

唐 弢

对于语文，我是一个门外汉。但因为当过中学国文教员，平日又弄弄文艺，书店就把写这本书的约定，推到我的头上来，我当时随口答应，一写，这才知道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。要弄得好，参考探求，非有充分的时间不可。在这激荡的时代里，我又苦于未能闭门潜修，虽承书店一再把限期放宽，但粗率和浅陋的地方，是难免的，也许我自己倒先得被送进文章病院去。

然而我想，虽然出诸病人之口，这所谈的，总还不失为健康之道吧。

在这一部小书里，上编六章，偏于叙述，下编八章，专谈作法。我的企图，是要使读者对文章先有一点认识，然后再从这一点认识出发，来研究写作的方

法，这样，不但易于入手，而且也可以把握住问题的中心，不至于说来说去，还是摸不着头脑了。

我知道有些教师在讲书的时候，目不离书本，口不脱道义，是十分严肃的；有些著作家在执笔的时候，出入扬马，吐纳庄骚，也是十分严肃的；我虽然站过讲台，弄过笔头，却自知和他们的距离之远。无论教书写稿，在我都十分随便，只要听者或是读者有兴趣，我总希望因此也可以使他们得到一点益处，开门见山，如此而已。

1939 年 4 月

序(二)

唐 弢

这是我二十七岁时写的一本小册子。

1939年，散文家陆蠡（圣泉）为巴金、吴朗西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一套丛书，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。陆蠡身材矮小，一目失明，说话口讷，可以说其貌不扬，但他的灵魂是美丽的，他写过许多诗一样漂亮的散文，如《海星》、《竹刀》、《囚绿记》等，我非常爱读；他为人鲠直，做事认真，沉默寡言，言无不信，这一点尤其使我倾倒。我们因文字之交而开始来往，谈得十分投合。陆蠡约我为丛书写本小册子，不限于文学创作，而要多讲一些普通青年应当注意的语文方面的知识。我不假思索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那时因为生活关系，我在三个学校里讲课，学生

要求多讲一些课本以外的材料，手头没有藏书，我天天跑图书馆，在不大有人过问的冷库里找线装书，一点一滴地摘录。偏偏家里又有病人需要照料，提笔时不免分心，因此进度很慢。其时代表陆蠡常来我家的，是翻译家雨田（许粤华），一来慰问病人，二来联系稿子。她是个热情而又能干的人，记得鲁迅先生生前夸奖过她。雨田并不催促我，劝我慢慢写，她告诉我：丛书第一集十二本，每本三四万字，已经约定的有杨刚的《公孙鞅》、朱洗的《一块蛋糕的故事》、汤心豫的《房屋与路》，文学作品有王统照的《游痕》、芦焚的《无名氏》、李健吾的《希伯先生》、巴金的《旅途通讯》等。我的《文章修养》字数多，打算分成两册。这样，我将漫谈文字知识和演变经过的前六章，编成上册，于9月间出版；下册八章，专谈作法和修辞，直到11月才问世，恰值家庭遭到变故，陆蠡写信给我，我心里只有漠然。

《文章修养》于1941年1月印成合订本，接着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宪兵东闯西撞，横行一时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存书全部都被抄没，陆蠡也遭扣留。一去之后，杳无消息。我曾到处打听，还是没有下落。世界看起来依然是那样平静，安详，苍苍者天，

茫茫者地，却从此不见了我们的诗人的踪迹。

一转眼四十年过去了。建国以后，多次有人劝我将《文章修养》改订重印，为了纪念陆蠡，确实有印它一印的必要；但我深恐旧作草率，不合于今天青年的需要。1976年，一位在福州的作家对我说，他是读了《文章修养》以后，这才走上创作的道路的；前年，又有一位鲁迅研究者告诉我，他读我的第一本书便是《文章修养》；还有一位新闻记者，从旧书摊里买到《文章修养》的上册，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送给我。这些都使我十分感动。但最有意义的是：虽然这些朋友的成功主要出于他们自己的努力，但也从而得到证明，我的这本小书，看来还没有贻误青年。因此，当朋友们提议把它重印，作为辅导读物的时候，我又像当年对待文化生活出版社一样，不假思索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趁着最近因心脏病住院治疗的闲暇，我将原书重读一过，对有些词句做了修改，觉得许多问题，在书里不曾展开论述，缺点很多；好处是谈知识，谈技术，读起来没有流行的“八股气”，而且现在要我再写这样一部书，恐怕也不大可能了，因为我已经没有这许多参考书。“初生之犊不畏虎”，当年确实不大懂

事，斗胆执笔，以文字论，也许自己倒先应当被送进文章病院去。就是修订本也难免，我在这里向读者深致歉意，并且想重复原书序文里的一句话：“虽然出诸病人之口，这所谈的，总还不失为健康之道吧。”

古人说：“一生一死，乃见交情。”这话我担当不起。值兹《文章修养》修订重印，能与今天的青年见面之际，写这几句，以为故友陆蠡的纪念，我想，或者不是没有意义的吧。

1980年4月25日于北京阜外医院

目 录

序(一)	唐弢 1
序(二)	唐弢 3
一、开头语	1
二、从文字到文章	7
三、古文·骈文·八股文	21
四、白话文及其他	45
五、关于文体	60
六、句读和段落	71
七、向书本学习还是从生活提炼	81
八、题材的搜集和主题的确立	96
九、字和词·土话和成语	106
十、句子的构造和安排	123

十一、明喻·暗示·借代·比拟·····	139
十二、铺张和省略 ·····	151
十三、怎样写会话 ·····	161
十四、所谓“文气” ·····	177

一、 开头语

从前，在给孩子们读的所谓训蒙书中，有一部《神童诗》，顾名思义，当然是一些天才儿童或者是关于天才儿童的作品了，那开卷第一首道：

天子重英豪，
文章教尔曹。
万般皆下品，
唯有读书高。

“皇恩浩荡”，这算是替读书人捧场的作品，自然，它是具备着麻醉的作用的。自从学制改革以后，学校里不再读《神童诗》了，但年轻的朋友们一看见文学家之流，总还是伸长头颈，歆羡不已，仿佛他们真是在“万般”之上的“英豪”一样，因此对于文学家们

卖弄才情时的出品——文章，也总是另眼看待，好像“高”过于农夫的粮谷，工人的器具似的。
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“右文”的结果了。

但读书人的对于文章的见解，却是并不一样的。譬如曹操的儿子曹丕吧，他在《典论·论文》里，说是“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，……”好像比他的皇位和性命还可贵；然而他的弟弟曹植却又反一调，他很看不起文章，在给杨德祖的信里，就这样说：“辞赋小道，固未足以揄扬大义，彰示来世也。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，犹称壮夫不为也；吾虽德薄，位为藩侯，犹庶几戮力上国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业，留金石之功，岂徒以翰墨为勋绩，辞赋为君子哉！”这几乎是对文章咬牙切齿，可以和吴稚晖的“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”的文学论相媲美。但有人说，子建实在是违心之论，因为他的文章做得好，在政治上不得志，所以就发起牢骚来了。

这意见是对的。但文章的不被重视，却也并非全由于牢骚。秦汉的经学家招收门徒的时候，“文章之士，不得行束修之礼”；颜之推在《家训》里，还罗列了许多文人的缺点，以为“文章之体，标举兴会，发

引性灵，使人矜伐，故忽于持操，果于进取”，要子弟“深宜防虑”。刘摯在训儿孙的时候，也以“士当以器识为先，一号文人，无足观矣”相戒，可见在这一个派系下，是都看不起以词藻见称的文章的。

至于站在曹丕一面，替文章讲好话的例子，却更多。宋朝的黄鲁直说：“数十年来，先生君子，但用文章提奖后生，故华而不实。”自然，这是反对派的意见，但也可见那时候的风气的所在了。

崇尚文章的风气，并非到了宋朝，这才盛行的，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事情。统治阶级常常把文章当作变戏法时的巾帕：掩盖缺点，粉饰太平。所以在所谓圣明之世，皇帝要录用一班词臣，叫他们逢时逢节，专来做一些歌颂的文章。至于那些词臣呢，恩宠所在，乐于就范；饮水思源，当然把文章的地位越捧越高，载道言志，沽名赢利，终于变成无往而不利东西了。

然而“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”，曹丕派的主张也仍旧很流行。所以魏晋六朝的文人，写好了一部著作，轻易不肯示人，他们背着锄头，把自己的著作当作宝贝一样，去埋在深山的石窟里，说是要“藏之名山，传诸其人”，留给千百年后的知己。他们大概是相信不朽说的。